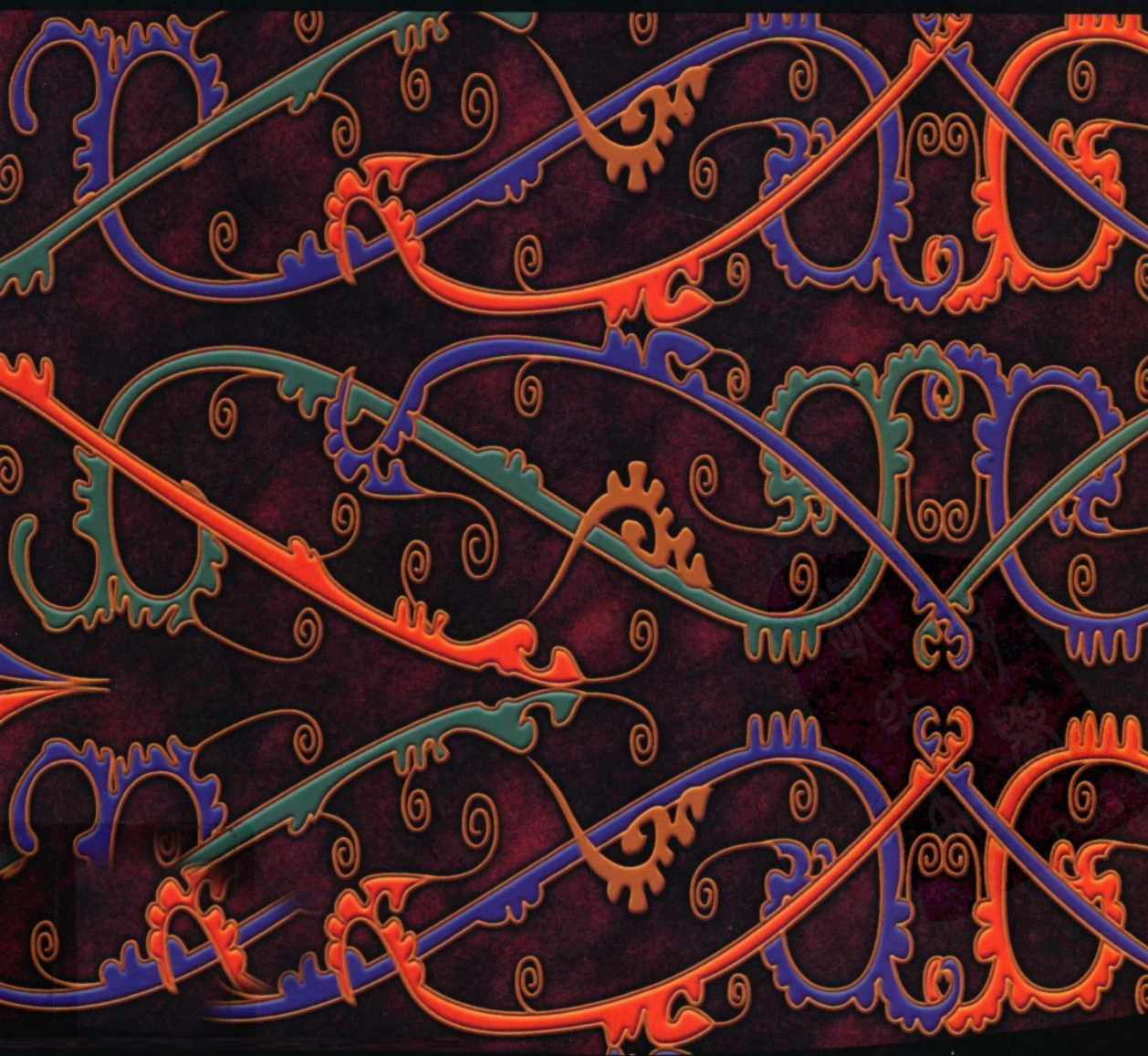


# 竹帛《五行》篇 校注及研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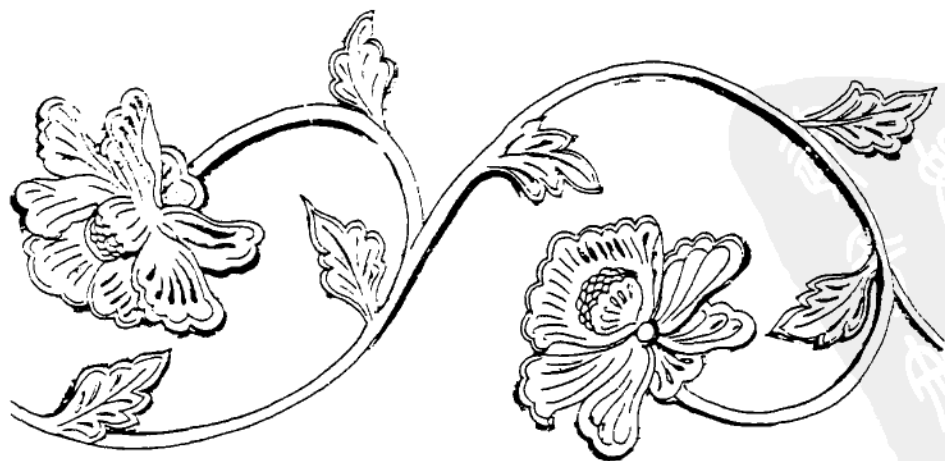
龐 樸◎著



# 竹帛《五行》篇

## 校注及研究

龐 樸◎著

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竹帛《五行》篇校注及研究／龐樸著．--初版．

--臺北市：萬卷樓，民 89

面；公分

ISBN 957-739-284-9(平裝)

1. 儒家-論文, 講詞等

121.207

89006628

---

竹帛《五行》篇校注及研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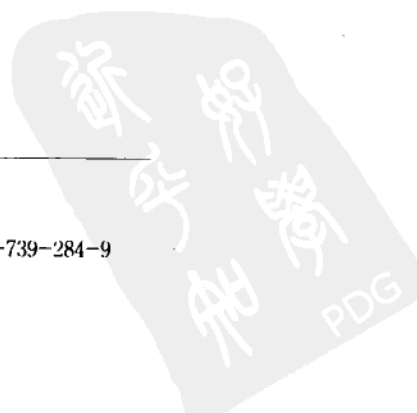
著者：龐樸  
發行人：許燦輝  
出版者：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  
          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 67 號 14 樓之 1  
          電話(02)23216565 · 23952992  
          FAX(02)23944113  
          劃撥帳號 15624015  
出版登記證：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5655 號  
網站網址：<http://www.wanjuan.com.tw/>  
E-mail：[wanjuan@tpts5.seed.net.tw](mailto:wanjuan@tpts5.seed.net.tw)  
經銷代理：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 
          台北市內湖區文德路 210 巷 30 弄 25 號  
          電話(02)27999490  
          FAX(02)27995284  
承印廠商：晟齊實業有限公司  
定價：300 元  
出版日期：民國 89 年 6 月初版

---

(如有缺頁或破損，請寄回本社更換，謝謝)

◎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◎

ISBN 957-739-284-9



# 引言

中華文明有個重大特色，叫做“惟殷先人，有冊有典”、“有典有則，貽厥子孫”（《尚書·多士、五子之歌》）。世界古來幾大原創文明中，中華文明所以獨能傳承不墜的秘密，或許便在其中。可歎的是，除去無情的水火兵燹所造成的損失外，有意識地焚書毀版的文字浩劫，也一次次降災於中華文獻，自古及今，未曾或絕，常令世人扼腕不已。

於是，劫灰原典的重新發現，使之能以重新貽其子孫，便不僅僅是文壇佳話，也成了中華文明健康成長的助因。種種秘笈的公開面世，種種藏書之重見天日，所以能在學術史上興波起瀾者，原因正在於此。

早在西漢時期，孔壁古文已帶來過經學論爭，爾後竟一直延續了兩千年；而西晉初年汲冢竹書對於古史的校正，則成了學界的福音；至於近世殷墟甲骨推動文字學歷史學之功，直不可以道里計。繼這些所謂的“中國學問上的三大發現”（王國維語）之後，近五十年來的大小發現，更是前武後踵，層出不窮。諸如銀雀山漢墓的兵書，馬王堆漢墓的黃老，睡虎地秦墓的法律，便都曾有如驚雷閃電，令人耳目震眩。尤有進者，最近郭店楚墓竹簡的問世，又無異在湖北上空祭起了超級狂飆，頃刻之間，全球漢學界皆已聞風起舞，共用新知。

其詳是，1993年10月，湖北省荊門市沙洋區四方鄉郭店村的一座戰國楚墓中，出土了一批楚文字竹簡。據說墓曾被盜，竹簡亦曾殃及。劫餘竹簡804枚，出土時散亂無序；其中730枚有字，大部完好，可得13000餘言，全都是學術著作。據考古學家們根據墓葬形制及器物紋樣等情推定，入葬年代當為戰國中期偏晚，約西元前300年上下；墓主男性，不知姓氏，屬士級貴族，70歲以上。

整理編排後的竹簡分成18篇：有《老子》三篇，約當傳世本五分之二，《緇衣》一篇，與傳世本大同；此外各篇皆久絕版，整理後名之為《太一生水》、《魯穆公問子思》、《窮達以時》、《唐虞之道》、《忠信之道》、《成之聞之》、《尊德義》、《性自命出》、《六德》各一篇，《語叢》四篇。

另有《五行》一篇，1973年馬王堆漢墓亦曾以帛書出土，無篇名；此次自名曰“五行”，惟缺少帛書所有的全部解說文句，其他正文部份，與帛書大體相同。

按1973年12月，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了大批帛書，包括《老子》、《周易》及佚書等二十餘種古籍，約十餘萬字；入葬年代為西漢文帝前元12年（西元前168年）。所藏《老子》有兩種不同年代的鈔本，分別抄在兩卷絹帛上，其甲本卷後及乙本卷前各有四篇無題佚書。甲本卷後之第一篇佚書，即帛文第170行至351行（行約30字）者，又可分兩大部份：第一部份自170行至214行，為一首尾呼應的完整論著，論述“仁義禮智聖”五行與“仁義禮智”四行之作為人之兩種道德境界；第二部份自第215行的提行另段開始，直至末尾第351行，係對第一部份的逐句（缺前12行）解釋。按照戰國時期的文章格局，這第一部份可以名之曰“經”，第二部份可以名之曰“說”。“經”文部份即第一部份，與郭店楚簡的《五行》篇大體相同。

前此的研究多半認為，帛書此篇之“經”“說”兩個部份，乃作者有心安排且一次完成了的上下篇。由於其“說”文中雜有《孟子》術語，因而又多推定其成書年代當在《孟子》以後或同時。至於書中所表達的思想觀點，無疑為荀子在《非十二子》中所指責的“思孟五行說”，從而，全書應該命名為《五行》。二十多年來，中外學者為此發表了千言萬語，細微之處縱有歧異，但其大端無過於此。

當時，誰也未曾料到或預期再有一篇《五行》出土，以使人們能對帛書的面目看得更清晰些，來幫助掃除研究中所存在的瑣細分歧。不意天道酬勤，地不藏寶，不多不少整整二十年後，這樣的好事居然真的在古楚舊都發生了。

這次郭店竹簡《五行》篇的再世，首先以其自報家門的爽朗證實了人們對帛書的命名。再就是，竹本之有“經”無“說”的本相，促使人們醒悟，“經”文無待“說”文，本已自明自立；帛本雜用《孟子》的“說”文，想係後人綴加上去的。第三，竹本《五行》入葬於元前300年左右，成書年代自當更早，其為孟子以前作品無疑。荀子批評子思、孟軻編造“五行”，則此篇既早於孟子，其為子思或子思弟子所作，或大有可能。



郭店出土對《五行》篇研究的最大貢獻還在於，此前人們只是泛泛地知道，《五行》篇所談論的內容，屬儒家道德學說，此次與竹簡《五行》連袂而至的，有一篇叫《六德》，談的也是儒家道德；這兩篇文章，正好構成一個完整的體系，向人們展示了儒家道德境界的全貌。其《六德》篇所討論的，是普泛的建基於人的血緣關係上的以仁為標誌的情感規範，或者叫人倫道德。《五行》篇所討論的，其一曰“四行”，是理性的處理人的社會關係的以善為準則的行為規範，或者叫社會道德；又一為“五行”，則是悟性的安頓人與宇宙、人與人類、人與自我關係的以德為指歸的精神規範，或者叫天地道德。這三重道德，正是《禮記·中庸》所謂的“造端乎夫婦；及其至也，察乎天地”的“君子之道”，是儒家之成其為儒家的一大基本理論。而這樣的理論，由於資料湮沒，過去是很少能夠系統把握的。

本書的主要落腳點，就落在《五行》篇之作為儒家道德體系上。但為了說清這一點，有必要先分清“五行”的不同含義，即水火木金土五行與仁義禮智聖五行的不同；還要證明《五行》篇所論述的仁義禮智聖，正是荀子所指責的由子思孟軻所“造說”的五行。這些，在漢帛出土以後楚簡出土以前，便可以完成也確已完成了；因此將當時的論文《思孟五行新考》及《馬王堆帛書解開了思孟五行說古謎》作為本書附錄之首。此外，《六德》篇出土以前，對於《五行》篇在儒家學說體系中之地位，也曾有過推測；作為認識過程的泥爪，保存它在本書附錄中，亦不無意義，那就是《帛書五行篇評述》。附錄中還收有楚簡《六德》的釋文，正是由於它的出現，才看清了《五行》的地位和價值，因而應該給以一席之地。

當然，本書的主角是《五行》篇。《五行》篇又有竹簡本與帛書本之不同。兩個版本各有自己的長處：竹本年長，成書在西元前 300 年以前，應該是更接近原貌的珍貴鈔本；帛本詳細，自帶解說，應該是最接近原意的權威釋文。所以，兩個版本的圖版與原始譯文全都收錄；校注時則以有“說”的帛本為底本，竹本也就包括其中了。另有《竹帛〈五行〉篇比較》一篇，具體列出了兩個版本的主要參差；而《竹帛〈五行〉篇與思孟“五行”說》，則是對《五行》篇學派地位的進一步敲定。至於《三重道德論》，是對《五行》篇實質的一種理解，也可以看成是對儒家學說體系的一種發現，其關係之大，自不待言；準確

與否，尚待讀者諸公教正。

1999年12月15日北京柳北居



# 目 錄

## 引言

郭店楚簡《五行》篇釋文 1

馬王堆帛書《五行》篇釋文 9

竹帛《五行》篇校注 27

## 研究論文

- 一 竹帛《五行》篇比較 91
- 二 竹帛《五行》篇與思孟“五行”說 97
- 三 三重道德論 105
- 四 馬王堆帛書解開了思孟五行說古謎 121
- 五 思孟五行新考 133
- 六 郢燕書說 145
- 七 帛書《五行》篇評述 155

## 附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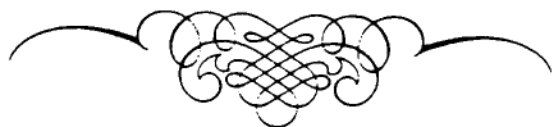
- 郭店楚簡《六德》篇釋文 177
- 《六德》篇簡注 183







郭店楚簡  
《五行》篇釋文





五行：惇（仁）型（形）於內胃（謂）之惇（德）之行，不型（形）於內胃（謂）之行。義型（形）於內胃（謂）之惇（德）之（以上簡一）

行，不型（形）於內胃（謂）之行。豐（禮）型（形）於內胃（謂）之惇（德）之行，不型（形）於內胃（謂）之（以上簡二）

□。□□於內胃（謂）之惇（德）之行，不型（形）於內胃（謂）之行。聖型（形）於內胃（謂）之惇（德）（以上簡三）

之行，不型（形）於內胃（謂）之惇（德）之行。■惇（德）之行五，和胃（謂）之惇（德），四行和胃（謂）之善。善，人（以上簡四）

道也。惇（德），天道也。君子亡宙（中）心之惇（憂）則亡宙（中）心之智，亡宙（中）心之智則亡宙（中）心（以上簡五）

□□，亡宙（中）心□□□□安，不安則不藥（樂）則亡惇（德）。■五行皆型（形）於內而時行（以上簡六）

之，胃（謂）之君□。士又（有）志於君子道，胃（謂）之時（志）士。善弗爲亡近，惇（德）弗（以上簡七）

之（志）不成，智弗思不得。思不清不謀，思不俚（長）不型（形），不型（形）不安，不安不藥（樂），不藥（樂）（以上簡八）

亡惇（德）。■不惇（仁），思不能清。不智，思不能俚（長）。不惇（仁）不智，未見君子，惇（憂）心（以上簡九）

不能悒悒；既見君子，心不能兌（悅）。“亦既見止（之），亦既詢（覲）止（之），我心則（以上簡十）

□”，此之胃（謂）□。□惇（仁），思不能清。不聖，思不能翌（輕）。不惇（仁）不聖（以上簡十一），

未見君子，惓（憂）心不能恂（忡）恂（忡）；既見君子，心不能降。

■ 惓（仁）之思也清，清（以上簡十二）

則 𠄎，𠄎 則安，安則悃（溫），悃（溫）則兌（悅），兌（悅）則稟（戚），稟（戚）則新（親），新（親）則悉（愛），悉（愛）則玉色，玉色則型（形），型（形）則惓（仁）（以上簡十三）。

■ 智之思也俚（長），俚（長）則得，得則不亡（忘），不亡（忘）則明，明則見叟（賢）人，見叟（賢）人則玉色，玉色則型（形），型（形）（以上簡十四）

則智。■ 聖之思也翬（輕），翬（輕）則型（形），型（形）則不亡（忘），不亡（忘）則聰，聰則聳（聞）君子道，聳（聞）君子道則玉音，玉音則型（形），型（形）（以上簡十五）

則聖。■ “𠄎（淑）人君子，其義（儀）罷（一）也”。能爲罷（一），狀（然）句（後）能爲君子，𠄎（慎）其蜀（獨）也（以上簡十六）。■

“□□□□俱（泣）涕女（如）雨”。能暹沱（池）其孳（羽），狀（然）句（後）能至哀。君子認（慎）其（以上簡十七）

□□。□子之爲善也，又（有）與司（始），又（有）與冬（終）也。君子之爲惓（德）也（以上簡十八），

□□□□終也。金聖（聲），而玉晨（振）之，又（有）惓（德）者也。■ 金聖（聲），善也；玉音，聖也。善，人（以上簡十九）

道也；惓（德），而〈天〉□□。𠄎又（有）惓（德）者，狀（然）句（後）能金聖（聲）而玉晨（振）之。不聰不明，不聖不（以上簡二十）

智，不智不惓（仁），不惓（仁）不安，不安不樂，不樂亡惓（德）。不直（變）不兌（悅），不兌（悅）不稟（戚），不稟（戚）不新（親），不新（親）不悉（愛），不悉（愛）不惓（仁）。■ 不惓（直）不遙，不

遙不果，不果（以上簡二十一）

不束（簡），不束（簡）不行，不行不義。■不賧（遠）不敬，不敬不嚴，不嚴不尊（尊），不尊（尊）不共（恭），不共（恭）亡豐（禮）。

■未尙（嘗）（以上簡二十二）

聵（聞）君子道，胃（謂）之不聰。未尙（嘗）見馭（賢）人，胃（謂）之不明。聵（聞）君子道而不智（知）（以上簡二十三）

其君子道也，胃（謂）之不聖。見馭（賢）人而不智（知）其又（有）惠（德）也，胃（謂）之不智（以上簡二十四）。

■見而智（知）之，智也。聵（聞）而智（知）之，聖也。明明，智也。慮（競）慮（競），聖也。“明明才（在）下，慮（競）慮（競）（以上簡二十五）

才（在）上”，此之胃（謂）也。■聵（聞）君子道，聰也。聵（聞）而智（知）之，聖也。聖人智（知）而〈天〉（以上簡二十六）

道也。智（知）而行之，義也。行之而時，惠（德）也。見馭（賢）人，明也。見而智（知）之（以上簡二十七），

智也。智（知）而安之，惠（仁）也。安而敬之，豐（禮）也。聖，智（知）豐（禮）藥（樂）之所穀（由）生也，五（以上簡二十八）

□□□□也。和則警（樂），警（樂）則又（有）惠（德），又（有）惠（德）則邦家（家）譽。文王之見也女（如）此。“文（以上簡二十九）

□□□□□于而〈天〉”，此之胃（謂）也。■見而智（知）之，智也。智（知）而安之，惠（仁）也。安（以上簡三十）

而行之，義也。行而敬之，豐（禮）也。惠（仁），義豐（禮）所穀（由）生也，四行之所和也。和（以上簡三十一）

則同，同則善。■顏色侖（容）佼（貌）愜（溫）夏（變）也。以其宰

(中)心與人交，兌(悅)也。宙(中)心兌(悅)蚤覺(與)(以上簡三十二)

於兄弟，藁(戚)也。藁(戚)而信之，新(親)。新(親)而篤(篤)之，悉(愛)也。悉(愛)父，其徹(攸)悉(愛)人，息(仁)也。 ■ 宙(中)心(以上簡三十三)

諫(辯)狀(然)而正行之，植(直)也。惠(直)而述(遂)之，遂也。遂而不畏彊(強)語(禦)，果也。不(以上簡三十四)

以少(小)道凌大道，柬(簡)也。又(有)大辜(罪)而大鼓(誅)之，行也。貴貴，其止(等)樽(尊)馭(賢)，義也(以上簡三十五)。

■以其外心與人交，遠也。遠而廂之，敬也。敬而不邴，嚴也。嚴而畏(以上簡三十六)

之，樽(尊)也)樽(尊)而不喬(驕)，共(恭)也。共(恭)而尊(博)交，豐(禮)也。 ■不東(東)，不行。不匿，不𦉳(以上簡三十七)

於道。又(有)大辜(罪)而大鼓(誅)之，東(東(簡))也。又(有)少(小)辜(罪)而亦(赦)之，匿也。又(有)大辜(罪)而弗大(以上簡三十八)

鼓(誅)也，不𦉳也。又(有)少(小)辜(罪)而弗亦(赦)也，不𦉳於道也。 ■東(東(簡))之爲言猷(猶)練(以上簡三十九)

也，大而晏者也。匿之爲言也猷(猶)匿匿也，少(小)而訪(診(軫))者也。東(東(簡))，義之方也。匿(以上簡四十)，

息(仁)之方也。弼(剛)，義之方。矛(柔)，息(仁)之方也。“不彊不棊，不弼(剛)不矛(柔)”，此之胃(謂)(以上簡四十一)

也。 ■君子集大成。能進之爲君子，弗能進也，各止於其里。大而(以上簡四十二)



晏者，能又（有）取安（焉）。少（小）而軫者，能又（有）取安（焉）。  
疋膚膚達者君子道，胃（謂）之馭（賢）。君（以上簡四十三）

子智（知）而與（舉）之，胃（謂）之樽（尊）馭（賢）；智（知）而事  
之，胃（謂）之樽（尊）馭（賢）者也。後，士之樽（尊）馭（賢）者也  
（以上簡四十四）。

耳目鼻口手足六者，心之返也。心曰唯，莫敢不唯；如（諾）（以上簡四  
十五），

莫敢不如（諾）；進，莫敢不進；後，莫敢不後；深，莫敢不深；濼  
莫敢不濼。和則同，同則善（以上簡四十六）。

■目而智（知）之胃（謂）之進之。窳（喻）而智（知）之胃（謂）之進  
之。辟（譬）而智（知）之胃（謂）之進之（以上簡四十七）。

幾而智（知）之，天也。“上帝賢女（汝），毋貳尔心”，此之胃（謂）  
也。■大陸（施）者（諸）其人，天也。其（以上簡四十八）

人陸（施）者（諸）人，儻也。■聳（聞）道而兌（悅）者，好息（仁）  
者也。聳（聞）道而畏者，好（以上簡四十九）

義者也。聳（聞）道而共（恭）者，好豐（禮）者也。聳（聞）道而馨  
（樂）者，好息（德）者也（以上簡五十）。







馬王堆帛書  
《五行》篇釋文

